

三方唐墓誌扎記

戴應新

〔內容提要〕：筆者近年在長安縣少陵原考古發掘，獲北周隋唐墓誌五十方，本文所記即其中一部分。宇文子遷乃周隋名將韋孝寬胞弟，當周齊廢兵玉壁之際，齊神武帝高歡以其作人質，要挾乃兄出降，而孝寬守城彌堅，子遷遂遇害。李晃史無專傳，其祖與父並見於史，周隋遞嬗，晃「就遂王謙」，平陳之役，亦有建樹。徐夫人是有唐一代大法學家徐有功曾孫女，其誌文抨擊武則天篡權濫殺，金玉鏗鏘，實為難得。因嫁給鼎族韋某，故葬於斯，對於研究唐代名門的婚姻關係，不無補益。

一、記〈周洛州刺史宇文子遷墓誌銘〉

周儀同洛州刺史宇文子遷墓誌，於一九八九年冬在長安縣韋曲鎮少陵原省地質七隊基建工地出土。青石質，橫長四七，縱寬四二釐米，素面覆斗式蓋。誌厚七釐米，刻文十八行，另四行無字。每行滿格十八字。書法有漢隸遺意，質樸渾厚，結構恢宏。文為：

「周儀同洛州刺史安定鄉男宇文子遷墓誌銘

君諱子遷，字季舉，京兆杜陵人。本姓韋，出自顓頊，漢相扶陽之後。雲露垂條，泊遷十七世。祖馮翊，歷任勤王，父司空，世傳風雅，蟬聯烏弈，可略而言。君雄氣果決，武貌絕倫，弱冠登朝，早年從事，初解巾特補都督，以永熙之年尋授涇州安定縣開國鄉男一百戶。屬中原喪亂，隸（海）水羣飛，君及嫂姪俱淪燕趙，方冀混一車書，共清伊洛。三荆還惠，四鳥無悲。豈謂昊天不弔，春秋三十九，早摧異域。周齊和睦，禮送歸鄉，不似智瑩之還，欲同襄老之反。蒙贈儀同三司洛州刺史。諡曰□□，禮也。以大周建德元年十一月十一日遷窆城南舊墓。將恐韋編易絕，丹青

難久，是以勒斯玄石，寄之銘爾。

源自高陽，聲傳炎漢，挺茲英秀，才多雄杆。叔侄燕趙，遂逢離亂，淪逝他鄉，還途眇漫，兩轉雙引，二轂俱蹤，鐸聲悽籠，薤唱哀松，魂歸古墓，骸掩新封，送啼無罷，悲滿填胸。」（圖一）

宇文子遷即周，隋名將韋孝寬的胞弟，因孝寬軍功卓著，宇文周賜其皇姓。隋文帝楊堅執掌周政後，才復本姓韋氏。韋家各誌每於起首皆記其姓氏源流與先世閱閥，詞彩雖異而事實則一，此誌亦不例外，如「本姓韋，出自顓頊，漢相扶陽之後」。余在《韋孝寬墓誌》一文採摭各誌結合文獻已詳作攷訂，這裡便不重複了。

「祖馮翊，歷任勤王，父司空，世傳風雅」。

子遷祖父名直善，官北魏馮翊、扶風二郡太守。父旭，建義（五二八）初為大行臺右丞，卒贈司空。誌諱其名而記其官【註一】。

子遷其人，史籍無傳，其事曾見於《北史》卷六十四《韋孝寬傳》中，那是他作為人質出現在乃兄守衛的要塞——玉壁城（山西稷山縣西南）下的，文太簡略，才數十字：「孝寬弟子遷，先在山東，又鎖至城下，臨以白刃云，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略無顧意」。今據誌文，其甫成年即登朝入仕，魏末永熙年間（五三二—五三四）授涇州安定縣安國鄉男，不久「中原喪亂，掣（海）水羣飛」——魏分裂成東西兩個政權並進而演為齊周的對峙，當此戰亂不息，政治形勢就像海水翻騰一樣險惡之際，子遷和嫂子侄兒「俱淪燕趙」，身陷山東，那裡是東魏的領土，因而被把持東魏政權的高歡（即齊神武帝）擄作人質，成為向孝寬要挾的籌碼。

接著，誌文引用幾個典故暗示子遷的境遇與結局。「三荆還惠，四鳥無悲」。三荆，指同株三枝的荆樹，比喻同胞手足的兄弟情誼。四鳥，必然分飛，以喻別離之情。《文選》陸機《豫章行》：「三荆歡同樹，四鳥悲異林」。誌文反其意而用之，「四鳥無悲」那種「成大事者不顧其親」的豪俠氣概躍然石上，這與《傳》文：「孝寬慷慨激揚，略無顧意」不為親情動搖的驚險情形可謂遙相呼應，異曲同工，留待後面解釋。「昊天不弔，春秋三十九，早摧異域，周齊和睦，禮送歸鄉，不似智瑩之還，欲同襄老之反」。智瑩即知瑩，又稱荀瑩，晉將荀林父之侄，父荀首彩邑在知，因為為氏。元前五九七年，晉

楚交戰於郢（鄭地，在今河南滎陽縣東北），晉師敗績，知瑩成了楚軍的俘虜。襄老，仕楚莊王為連尹之官。郢之戰，楚大夫熊負羈囚知瑩，其父荀首反身來救，射殺襄老，俘公子穀臣和襄老之尸以還。越十年，晉以穀臣和襄老的屍體與楚交易，換取知瑩歸國。誌引這個典故，說明子遷沒有像知瑩那樣生還故土，而是如同襄老一樣以屍歸來。但誌未書明其死期，僅說以三十九齡「早摧異域」，莫非是忌諱其被害的事實罷？

如果說誌文含蓄隱晦，不太明瞭的話，那麼對照〈章孝寬傳〉，二者互觀，就很能說明問題了。（傳）說：

「大統十二年（五四六），齊神武（高歡）傾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冲要，先命攻之。……城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

神武無如之何，……孝寬弟子遷，先在山東，又鎖至城下，臨以白刃云「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略無顧意。」

高歡的這一惡毒的要挾，對於一代名將章孝寬當然不可能奏效，他不為所動，「四鳥無悲」，守城不懈，終把犯敵擊潰，高歡「因此忿恚」而死。至於子遷的命運，傳雖未言，茲據誌文用典和諱其死期而用「摧」字與追贈洛州刺史諸情況判斷，他是被高歡殺害的，儘管不一定就死在玉壁陣前。可惜他的墓早年曾遭盜擾，尸骨狼藉，不然我們便可驗其骨傷，判斷其是怎麼死的呢！

子遷的靈柩，誌云是在「周齊和睦，禮送歸鄉」的，按五五〇年高歡次子洋奪東魏帝位，國號齊；五五七年西魏恭帝禪位於宇文覺，國號周，但二者未曾和睦相處過，而不斷的發生爭端，北周處心積慮在作伐齊的準備，建德四年（五七五），章孝寬向周武帝進獻伐齊三策【註二】，雙方關係日趨緊張。據此，靈柩之還殆其時在北齊感受到周的巨大威協即建德元年（五七二）其葬於長安之前不久，齊為緩和周的壓力而「禮送」回來的。本誌的發現不僅為史籍文獻增添了新資料，且由於子遷等俱淪燕趙被作人質的事證明傳文關於玉壁之戰的記載是真實可信的。

在孝寬兄弟中，子遷排行老四，無後。孝寬以其次子湛過繼給他為嗣【註三】。

二、隋渭州刺史李晃墓誌銘考

隋渭州刺史李晃墓誌銘，於一九八八年在長安縣韋曲北（少陵）原武警黃金十四隊基建工地出土。誌石正方形，青石質，蓋作復斗式，素面無紋飾亦無文字，每邊長五二，誌厚一一·五釐米，四側無刻鏤，誌面刻字三十二行，每行滿格三十一字。無撰書人姓名，字體清俊，硬朗有力，骨瘦肌勻。文為：

「隋渭州刺史大將軍流江公李君墓誌銘

公諱晃，字充穎，隴西狄道人，若夫功蓋天地，將軍振威於漢朝，氣冠諸侯，武王啟祚於梁國。抗羣雄而爭長，超百氏而擅宗，冠冕連輝，英賢繼踵，詳諸前史，豈煩揚擢。祖琰之，魏尚書左僕射司徒公，優柔道德，參贊彝倫，既亮天公，實熙帝載。父行，魏鳳州諸軍事鳳州刺史，武陽郡公，變履仁明，允當分竹，實昭果毅，無媿茅土。公稟靈山嶽，資氣星辰，挺不世之英奇，為一時之領袖。武窮三略，文綜九流，劍邁學猿，弓愈落雁。豈唯陶君弱歲，便有將軍之才，王公幼年，即懷佐時之器，釋褐周衛王府參軍事，俄擢襄陽郡守，屢遷胥附、司勳、武藏三大夫。既攝六條，還司三府，才望唯允，出內攸宜。大象二年，又除隆州盤龍郡守，遂屬周鼎將遷，秦鹿競逐。王謙據劉璋之地，興張魯之心，構逆成都，遠窺天府，公之任未達，始屆利州，即與摠管豆盧勣同心固守。公英略入神，權謀命世，妙窮墨翟之拒，屢出田單之奇，遂破賊圍，論功第一，授大將軍流江郡開國公。隋開皇二年，除渭州諸軍事、渭州刺史。智閑摠伏，逾廣漢之若神，惠足洽民，越信臣之如父。才苞文武，用兼軍國。授原靈秦黎等行軍摠管，於是威振戎狄，德彼羝羌。又以東吳數窮，南風不競，將行吊伐，妙簡英雄。一舉平陳，授蘄州道水軍摠管，策勳命賞居其上焉。於後孫恩餘衆，重起狼心，劉盆散兵，江東重逆，授行軍摠管，內陳十策，外發五申，暫縱犀兕之兵，遂稱蚊虻之寇。羣兇既滅，振旅言旋，方當告勳清廟，陪禮崇嶽，豈謂空傳輔德，飜驗殲良，遂在塗遭疾，以開皇十一年八月十八日薨於揚州，春秋卅九。朝野嗟傷，軍民悲慟，豈止南荆罷市，西蜀興銘而已哉。公雅量深澄，雄姿孤竦，德苞四術，才兼六藝。褰帷布政，得百姓之歡心，麾羽從戎，竭三軍之死力。故能功成名遂，開國承家，天不

愁遺，藏舟遽從。夫人河陰閭氏，上柱國大安公慶之女也。婉順成姿，貞專為性，體茲四德，光彼三從。以大唐武德二年六月二日薨於京第，春秋六十有五，粵以貞觀八年歲次甲午十二月己亥朔廿二日庚申合葬於雍州萬年縣洪固鄉少陵原。世子使持節濟州諸軍事濟州刺史城□男玄明，層構克隆，崇基斯復。歎深風樹，悲纏蓼莪。恐百年易窮，須知樽里之墓，三千未極，用表膝公之居。敬勒芳猷，式旌泉戶，乃為銘曰：

咎繇種德，實啟洪源，伯陽弘道，還貽後昆。或王漠北，或霸西蕃，流彼餘慶，崇茲盛門。乃祖乃父，允文允武，於穆僕射，道光臺輔。顯允武陽，名超終古。蟬聯人物，赫奕龜組。惟彼世載，特標人傑。器宇高凝，機神明察，學窮百氏，射穿七札。屢擁白旄，頻持朱節，受蜃廟中，揚旌江外。主帥霆擊，兇徒瓦碎。元功克舉，皇猷斯泰，歸路忽窮，天道何昧。昔欣冠蓋，追隨上京，今懷輜輶，永送佳城。松寒風急，隴暝煙塵，於嗟千載，空有芳名。」（

圖二）

誌文說李晃係隴西狄道（甘肅蘭州附近）人，是大破匈奴「振威於漢朝」的將軍李廣之後，廣孫陵，亦有名【註四】。李氏出自嬴姓，帝顓頊高陽氏生大業，大業生女華（《元和姓纂》作女莘），女華生皋陶，即本誌「咎繇種德，實啟洪源」的咎繇。皋陶為帝堯大理之官，遂以官命氏。至紂時因罪逃於伊侯之墟，食木子得活，遂改理為李【註五】。李氏人物輩出，史不絕書。楊攢，不知何解，依上下文義，乃張揚或點明之意。

「武窮三略，文綜九流」

三略，兵書名。傳為黃石公撰，即圯上以之授予張良者，係後人所假托。九流，據《漢書·藝文志》為儒家流，道家流，陰陽家流，法家流，墨家流，縱橫家流，雜家流，農家流。

「陶君弱歲，便有將軍之才」

陶君即晉大將軍陶侃，鄱陽人，平吳後，徙家尋陽。幼孤貧，為縣吏。廬江太守張夔稱美之，授樅楊令，有能名。荊州長史劉弘辟為南蠻長史，先後討平張昌，陳敏等。官至侍中太尉，封長沙郡公，都督七州軍事。咸和七年（三三二）卒，年七十六。侃性聰敏，勤於吏職，在軍四十一年，雄毅善斷，為世所重【註六】。

「王公幼年，即懷佐時之器」

王公，指晉朝大政治家王導。導字茂弘，少有風鑒，識量清遠。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謂有將相之器。元帝為琅邪王時，導知天下已亂，勸王籠絡人心，克已勵節。尤見委仗，朝野號為「仲父」，及即位，以為丞相。過江人士，每至暇日於新亭飲宴，相視流涕。惟導愀然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泣耶！」。及明帝即位，導受遺詔輔政，後又受明帝托輔成帝，歷事三朝，出將入相，才兼文武，多有建樹。咸康五年（三三九）死，年六十四【註七】。

「釋褐周衛王府參軍事」

釋褐，謂釋賤者之服而穿官服。《文選》楊雄《解嘲》：「或釋褐而傳」。後新進士及第授官，亦沿此稱謂。周衛王即周衛刺王宇文直，其於建德三年（五七四）進爵為王，旋反叛免為庶人【註八】。晃為其參軍事官，當在其反叛以前，時晃年廿歲。

「既攝六條，還司三府」

《後漢書·百官誌》註：「漢法，刺史周行郡國，以六條察二千石：一、豪強田宅踰制，凌弱暴寡。二、侵漁百姓，聚斂為姦。三、不恤疑獄，刑賞任性。四、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子弟恃勢，請託所監。六、通行貨賂，割損政令」。

三府，漢制，三公即可開府，因稱三公為三府。後世因之，亦用以泛稱國家最高行政長官。《後漢書·百官志》：「三府更辟，皆不應」。李賢注：「三府，謂太尉、司徒、司空府」。

「墨翟之拒」

墨翟，戰國魯人，《史記》卷七十四「蓋墨翟，宋大夫，善守御，為節用」。《集解》引《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至於郢，見公輸般。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拒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固有餘」。

「田單之奇」

田單，戰國齊人，燕使樂毅長驅平齊，惟莒和即墨不克，即墨城人推田單為將拒燕。頃之燕惠王立，與毅有隙，單縱反

間於燕，燕王中計，使騎劫代樂毅。單見燕軍懈，乃收城中千餘牛，束兵刃於其角，火燃牛尾，夜攻燕軍，燕軍驚亂奔潰，齊人追亡逐北，盡復七十餘城，進襄王於莒而立之。封安平君。《史記》卷八十二《田單傳》：「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如脫兔，適不及距，其田單之謂邪！」。

「智閒擿伏，逾廣漢之若神」

智，智慧。閒，寬裕也，綽綽有餘意。擿，挑剔撥動之意。擿伏，謂揭穿隱伏，洞察真相。廣漢即西漢人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河北博野）人，少為郡吏，政績優異，數遷為京兆尹，潁川太守，鋤誅豪強，和顏接士，善為鉤距，儘得情實。《漢書》卷七十六《趙廣漢傳》云：「廣漢嘗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為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其發姦擿伏如神，皆此類也。」

「惠足洽民，越信臣之如父」

惠，恩惠。信臣姓召，字翁卿，西漢江西壽春人。以明經甲科為郎，先後任谷陽，長蔡長，零陵，南陽太守。其治視民如子，為民興利，務使富之，躬勸農耕，出入阡陌；行視郡中水泉，開渠灌漑，民獲其利，畜積有餘。又提倡節約，禁止浪費，獎勤懲懶，其化大行，賊訟因而衰止，民信愛之，號為召父，立祠敬拜【註九】。

「孫恩餘眾 劉盆散兵」

孫恩，西晉琅邪（山東諸城）人。世奉五斗米道，傳其叔父泰之妖術，泰謀為亂，會稽王殺之。恩逃入海，聚眾數萬，寇上虞，陷會稽，沿海諸郡，俱起響應，勢力達數十萬人。恩自稱征東將軍，號其黨「長生人」。尋為晉將謝琰，劉牢之擊敗，復逃入海。隆安四年（四〇五）入餘姚，破上虞，寇刑浦，殺謝琰，朝廷震駭。劉裕沿海佈防，尋踪邀截，其勢轉弱，遂為辛景所破，沉海死【註一〇】。

劉盆子，太山式（山東兗州）人，西漢宗室之後，赤眉軍樊崇起義，過式，立牧牛少年盆子為帝以作號召，號建世。西入長安。後降光武帝劉秀，以為趙王郎中。【註一一】

誌文借用「孫恩餘衆，重起狼心，劉盆散兵，還興蠱尾」比喻平陳以後，隋朝在江南遇到反對統一的殘餘勢力的抵抗。《資治通鑑》卷一七七說：「平陳以後，牧民者盡更變之。士民嗟怨。民間復訛言隋欲徙之入關，遠近驚駭。於是婺州汪文進，越州高智慧，蘇州沈玄伶皆舉兵反，自稱天子，署置百官。樂安蔡道人，蔣山李俊，饒州吳世華，溫州沈孝徹，泉州王國慶，杭州楊寶英，交州李春等皆自稱大都督，攻陷州縣。陳之故境，大抵皆反。大者有衆數萬，小者數千，共相影響」。隋派楊素為行軍總管，率兵討伐，轉鬥千里，經七百餘戰，化了很大氣力才把反抗勢力敕平，江南遂定。

「德苞四術 才兼六藝」

四術，謂治國之四術：忠愛、無私、用賢、簡能。六藝，即易、禮、樂、詩、書、春秋。亦稱六經。愁遺，留遺也。《左傳》哀十六年：「昊天不弔，不愁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

七扎，謂射穿七層鎧甲。《左傳》成十六年：「養由基，蹲甲而射之，七扎焉」。

誌主李晃史籍無傳，其祖琰之，乃司空韶族弟，字景璠，少有神童之號。弱冠舉秀才，修國史，遷國子祭酒，轉祕書監。出為荊州長史，尋加散騎常侍。琰之雖以儒素自業，而每語人言，吾家世將種，自云猶有關西風氣。及至州後，大好射獵，以示威武。永熙二年（五三三）死，贈侍中，司徒公，雍州刺史【註二】。晃之父李綱，追隨魏孝武帝拓跋元修入關中，位至宜州刺史，儀同三司【註三】。誌云為「魏鳳州諸軍事，武陽郡公」，可補史籍之闕。

據誌文，晃字充穎，生於五三三年（西魏廢帝二年）【註四】，天資聰悟，才兼文武。大象二年（五八〇）為隆州盤龍郡（四川閬中縣）守，次年隋朝代周。晃赴任行至利州（四川廣元），適會益州總管王謙反，衆號十萬，盡其精銳圍攻利州【註五】，鑿城為七十餘穴，堰擁江水灌城【註六】，晃協助州總管豆盧勣以二千人嬰城固守，苦戰四旬，梁睿率隋大軍方至【註七】，圍遂解，以功授大將軍流江郡開國公。驅逐王謙之役，是隋文帝擊敗北周基本勢力的一大勝利，王謙與相州（河南安陽市）總管尉遲迴，鄖州（湖北安陸縣）總管司馬消難一同起兵反抗楊堅，妄圖保住分崩離析，腐敗沒落的北周政權，阻止歷史車輪的前進，這三個地方軍頭分別被韋孝寬，梁睿和王誼擊潰，從而為楊堅奪取帝位掃清道路。晃在利州守衛戰中作出貢獻，蒙賜爵賞。誌文謂「始屆利州，即與總管豆盧勣同心固守，公英略入神，權謀命世，妙窮墨翟之拒，屢出田單

之奇，遂破賊圍」與《北史豆盧勣傳》所記守城情形符合。開皇二年（五八二），遷任渭州（甘肅隴西）刺史，對少數民族德威並施，「於是威振戎狄」。平陳之役以及滅陳後鎮壓陳國殘餘反抗勢力，李晃都有功於隋，一度任蘄州道水軍頭目，至於誌文謂其「授行軍總管」，可能係某分部軍的首領，因為殲滅「江南人李稜等聚眾為亂」，隋廷是以楊素為行軍總管，「帥眾討之」【註二八】的。當羣兇既滅，「振旅言旋」回師北上的途中，李晃病死楊州，年四十九，時開皇十一年（五九一）八月十八日。夫人閭氏乃上柱國大安郡公閭慶之女，慶河陰（河南孟津）人，幼聰敏，隨父進固守盛樂（今山西祁縣東），拜別將。高歡帥兵入洛，逼魏孝武帝西避關中，慶不滿其跋扈，毅然歸宇文泰，拜中堅將軍。在東西魏對峙的幾次大戰中，如河橋之役（五三七），邙山之戰（五四三），慶能盡其死力，先登陷陣，以功拜撫軍將軍大都督。北周孝閔帝踐位，慶任河州刺史，「百姓悅之」，進位柱國。開皇二年死，年七十七，史書有傳【註二九】。閭夫人以唐武德二年（六一九）病死長安私宅，年六十五。貞觀八年（六三四）冬李晃夫婦合葬於萬年縣洪固鄉少陵原。斯時上距李晃之死四十三年，距閭氏死亦達十五年之久，則隋唐時期停殯晚葬之俗於此可以概見。

叁、「徐夫人墓誌銘」讀記

唐大理寺丞韋府君夫人徐氏墓誌，一九八九年末出土於長安縣韋曲北原上之067基建工地。方形青石質，每邊長四四五釐米，覆斗式蓋，正面刻陰文三行共九字：大唐故徐夫人墓字銘。外刻二週幾何形和團花牡丹紋。誌厚六·三釐米，四側刻陰線流雲紋。誌文二十行，每行滿格二十字，每字一·八釐米見方，行書，字體淳樸圓潤。文為：

「唐故大理寺丞韋府君夫人徐氏墓誌銘並序

將仕郎京兆府高陵縣令趙修撰

夫人姓徐氏，東海人也。曾祖諱有功，天后朝嘗為大理少卿，其時女主臨朝，刑獄頗類，公以貞明議讞，守直不回，全活冤濫，蓋千有餘室。時議以為于定國，張釋之不若也。所以名重當時，慶流後葉。有功生倫，官至陝州別駕。倫生穀，官至光祿少卿，涇州刺史。夫人即涇州第二女也，幼而聰悟，動合禮則，長而柔懿，睦於宗姻。以永泰中歸於

大理府君，德義好合，如彼瑟琴，禮敬始終，實同賓友。府君以大曆十二年三月六日終於陝州之使幕，後十載，夫人以貞元二年十一月六日終於楊州高郵縣之精舍，享年五十五。洎貞元廿年甲申十一月一日啓自洛師，遷厝於京兆府萬年縣之少陵原，祔大理府君之塋禮也。嗚呼！夫人無子，有女二人，幼奉慈訓，守禮而仁，長女適京兆府高陵縣令，天水趙修，次適尚書都官郎中兼侍御史東海徐珽，以親實外姻，義兼子婿，懿德清閨，得以詳之，粗揚梗概，式銘泉戶。其詞曰：族既茂兮行克修，配君子兮成好逑，勒貞石兮宣令猷，閉佳城兮千萬秋。」（圖三）

徐夫人是武則天朝的大理少卿徐有功的玄孫女，誌文謂：「其時女主臨朝，刑獄頗顯，公（徐有功）以貞明議讞，守直不回，全活冤濫，蓋千有餘室。時議以為于定國，張釋之不若也。所以名重當時。」這是唐人對武后篡權稱制，濫殺無辜的直接批評，與史籍所記是一致的。武則天為革唐命，奪取政權，殘忍地殺逐順理成章繼承皇位的親生兒子李弘和李賢，並任用周興、來俊臣、索元禮、丘神策等一批無賴酷吏以誣陷告密，羅織罪名，嚴刑逼供的手段，制造冤獄，大殺唐宗室和其它反對派，以致「生人屏息，莫能自固。：連頸就戮者，不可勝言。武后因之座移唐鼎」【註二〇】。當其達到除掉勁敵的目的並且弄的人人自危，羣情激憤的時候，她又翻臉將稟承她的旨意行事的酷吏一個個的收拾殺掉，借以緩和矛盾，收籠人心。武則天就是靠著玩弄這樣殘酷的政治遊戲，一步步地登上皇帝的寶座的。六八三年高宗死，兒子李顯繼位，武則天以皇太后名義臨朝稱制，次年武后廢中宗李顯，立幼子李旦作傀儡，六九〇年索性自己稱帝，改國號為周。

徐夫人的曾祖有功，正是「當賊后遷鼎之際，酷吏羅織之辰」【註二】，出長司法大權的，他為政寬仁，心存平恕，不搞刑訊逼供，持法公平。《舊唐書》卷八十五本傳說「時酷吏周興、來俊臣、丘神勣、王弘義等構陷無辜，皆抵極法，公卿震恐，莫敢正言。有功獨存平恕，詔下大理者，有功皆議出之，前後濟活數十百家」。【註三】他深知身為大理寺官長，人命所係，便不能計較個人利害，不能看上面的眼色行事，「必不能順旨詭辭以求苟免」【註三】。因此，他一身正氣，犯顏直諫，甚至敢披武氏之逆鱗，「常於殿庭論奏曲直，則天厲色詰之，左右莫不悚慄，有功神色不撓，爭之彌切」。這需要多麼大的勇氣和膽識啊！所以本傳評贊說「徐有功獨抗羣邪，持平不撓，此所以為難也。比釋之，定國，徐又過之」。

張釋之，堵陽（今河南方城縣境）人，漢文帝時為廷尉，持議公平，不為重輕。皇帝過中渭橋，一人從橋下出，驚與馬

，釋之處以罰金，上以為輕。釋之抗辯說「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天下稱之【註二四】。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今山東郯城縣）人。少學法於父，為獄吏，謙恭重經，漢宣帝擢為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

有功的祖父文遠，隋和唐初為國子博士，傳言其先自東海徙家於洛陽偃師【註二五】，本誌云：「夫人姓徐氏，東海人也」。蓋言其原籍。茲據史籍與本誌，將有功世係表列如下：

徐文遠——□□——有功————穀————濤

國子博士

大理少卿

陝州別駕

光祿少卿
涇州刺史

侍御史

徐夫人之父名穀，字和玉，襲爵東莞男，官至安定太守，安祿山叛亂，穀棄郡逃跑，為肅宗所殺【註二六】。夫君韋某，官至大理寺丞而誌省其名，大歷十二年（七七七）二月死於陝州使幕，享年不詳。徐氏于永泰（七六五—七六六）中嫁給韋某，以貞元二年（七八六）死，年五十五，十八年後由洛陽遷葬於萬年縣韋家墳塋。考《新唐書》卷七十四上《宰相世係表》鄭公房有韋光弼，官大理卿，乃韋摠六世孫。摠字善會，是孝寬世子，為周使持節柱國蒲陝熊中義五州刺史，該人墓誌也已發掘出土，死於建德五年（五七六），年二十九。以每代相距二十五年計，則光弼生年與徐夫大致相若，故可斷韋某為光弼。另一問題是《表》和本誌的官職還不相合，《表》載光弼為大理寺卿，是最高司法官，為從三品。本誌記徐夫是大理寺丞，係大理卿屬官，為從六品上。掌分判寺事，正刑之輕重【註二七】。林寶《元和姓纂》記光弼、光輔兄弟均官大理少卿，為從五品下，掌折獄，詳刑【註二八】對此應作何解釋？我認為誌文所記職官是符合實際的，《表》和《纂》所記失實，除非徐夫不是光弼而未見於史者。

註釋

- 【註一】：《北史》卷六十四，韋孝寬傳。
【註二】：同【註一】。
【註三】：見《韋孝寬墓誌》文。
【註四】：《漢書》卷五十四李廣傳。
【註五】：《新唐書》卷七十室世系上。
【註六】：《晉書》卷六十六陶侃傳。
【註七】：《晉書》卷六十五王導傳。
【註八】：《周書》卷十三衛刺王直傳、卷四十尉遲運傳。
【註九】：見《漢書》卷八十九召信臣傳。
【註一〇】：《晉書》卷一百孫恩傳。
【註一一】：《漢書》卷十一劉盆子傳。
【註一二】：《魏書》卷八十二北史卷一百李瑒之傳。
【註一三】：《北史》卷一百李瑒之傳附。
【註一四】：據死年推算得之。
【註一五】：《周書》卷廿一王謙傳。
【註一六】：《北史》卷六十八豆盧勣傳。
【註一七】：同【註一三】。
【註一八】：《隋書》卷四十八楊素傳。
【註一九】：《周書》卷二十、北史卷六十一閭慶傳。
【註二〇】：《舊唐書》卷一百八十六酷吏傳。
【註二一】、【註二二】：《舊唐書》卷八十五徐有功傳。
【註二三】：同【註二一】、【註二二】。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註二四】：《史記》卷一百二，漢書卷五十張釋之傳。

【註二五】：《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九徐文遠傳。

【註二六】：《舊唐書》，肅宗紀為：天寶十五載六月，「旦亥，至安定郡，斬新平太守薛羽，保定太守徐穀，以其棄郡也」。新平郡即豳州，安定即保定，亦即涇州。

【註二七】、【註二八】：《新唐書》卷四十八百官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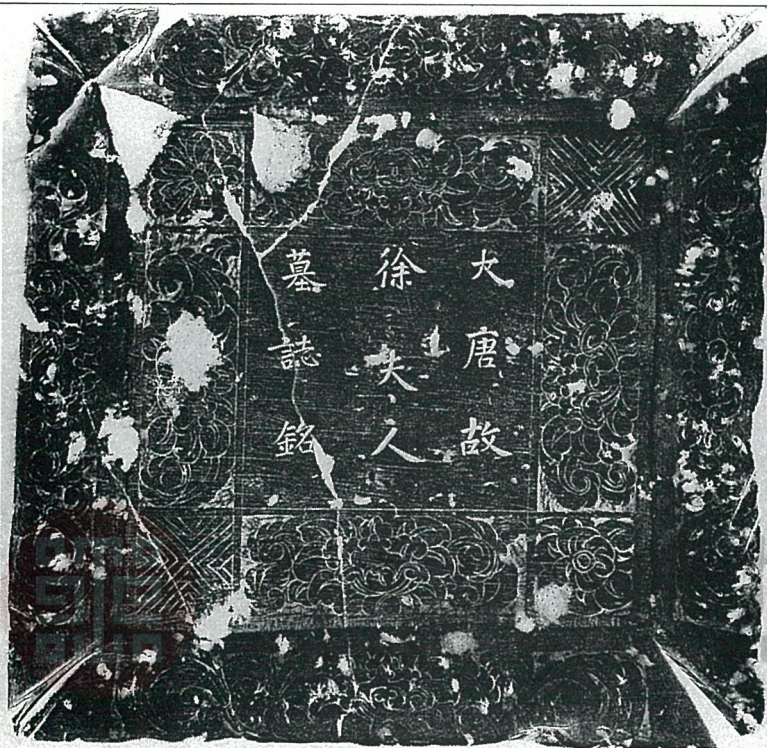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故宮學術季刊 第十一卷 第四期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圖三之一 大唐徐夫人墓誌銘



圖三之二 大唐徐夫人墓誌銘

